

黯澹的一頁

新故事
編



梅洛萍 著
勝利出版社印行

18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再版

黯澹的一頁

每冊實價國幣一元

著者 梅洛萍

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總社

重慶儲奇順城街十六號

重慶總經售處

文信書局

重慶儲奇順城街十六號

黯澹的一頁目錄

- 一、爲了「前進」
- 二、來到「邊區」
- 三、在「抗大」裏
- 四、片談「陝公」
- 五、一件不平凡的情殺案
- 六、尾聲

目

錄

黯澹的一頁

梅洛華

十二月的朔風，刮着禿禿的山頭上，向着幾十個錯綜排列着的窰洞怒吼着。幾株枯焦的黃桷樹，驚撼地在戰慄，褐色齒形的枯葉，不自主地被捲上空中跳着舞，又被輕蔑地拋落在山腰際的窰洞門前底黃沙地上，讓沙塵吻着牠，擁抱牠，掩沒着牠。

窰洞的門，短矮而又狹小，幾枝黃桷樹的粗杈兒架成的門欄，糊上一層破舊的報紙，使人一看便知道這裏面住着的，也許不是僑苗，或是「近於原始」的人類。朔風對着牠猙獰地笑着，旋即狠狠地擊向欄柵，「喳」地撕裂欄柵上的舊報紙，猛然衝進黝黑的洞裏去。

陝北的風，像討債人的臉那般冷酷。

季平躺在黝黑的角落裏，不停地呻吟着，朔風一陣陣地捲住他那稀疏而蓬亂的頭髮，輕輕地拽動着，他時而用手理着牠，蠟白的臉上，已失掉了紅潤的顏色，失掉了歡樂和微笑。

哭得紅腫的眼睛，泛出死色的光芒。一年來他在陝北過着囚徒似的生活，自由早被剝奪，精神受着桎梏，然而在同志們面前，他不能不強笑爲歡，因爲他現在也是一個紅色的鬥士了。然而背住人他却常偷偷地躲在窯洞裏痛哭，內心的矛盾和苦楚只有自己方能了解。在這黑暗的窯洞裏，誰能拯救他呢？由於自己的幼稚，輕薄才踏上這一條錯誤的途路，如今滿腔熱誠被澆上一盆冷水，自由被剝奪，一切的理想都成了泡影，這些只得埋怨自己，責備自己了。

病魔緊緊地纏住了他，高熱度像火一樣在燒灼他的皮膚，他的心靈。一床破爛不堪的舊棉絮硬梆梆地壓在身上，使他呼吸極不舒適，他祇是迷迷糊糊地呻吟着，不知道自己是躺在陰溼而黝黑底窯洞裏的黃泥地上輾轉着。記憶像雲霧一般在腦海裏轉着；南天的海，南國的家，阿娘，弟妹和一切歡樂，溫情，友愛在腦海裏顯映着……他又回到一年前在南天的故鄉的時候……

一、爲了「前進」

前進救亡劇團在前天才由×縣中心小學校搬到城隍廟裏，這個新的團址是×縣縣黨部指定的。也因為中心小學已經開學了，所以要他們暫時在廟裏住下，同志們都非常不樂意，城隍廟的東廂三間大房子做他們的宿舍，也算是辦公地點，庭院裏一方曠地成為臨時的排戲場，許多道具佈幕拉拉什什堆滿東廂的三大房間裏，二十幾個隊員的床位也是隨隨便便鋪在磚地上，幾張破舊的桌子上，堆滿了化妝品，劇本，文具……………

那是在他們來了以後的第三天下午，一切還都顯得凌亂，這二十幾個男女同志，在外邊的廣場上笑鬧着，歌唱着：隊長劉畢青倚在方桌沿，低下頭很命在吸着捲烟，季平背着手在他面前來回踱着，臉上帶着愠怒的神氣，他倆似乎都是滿腹囉嗦，近視眼的隊附李雄站在門邊，讀着一本雜誌，他時而從近視鏡沿，斜着眼兒看他倆。他倆煩惱的原因也和他很有關係似的。

季平猛然在劉隊長面前停住步，睜着眼兒說着：「老劉，你想憑什麼把我們關在破廟裏呢？簡直是壓制青年的救亡熱誠，剝削青年的力量，甚至是殘害青年！」

「我們住在城隍廟還不一樣可以工作嗎？何必再發這許多囉嗦。」李雄抬起頭，把那本雜誌捲着挾在脅下，身子的方向少爲挪一挪動。

「大家爲了『民族統一戰線』，對救亡青年的態度，不應該這樣！住破廟本來不算一回事，但這就是阻礙青年參加解放鬥爭運動的反革命舉動。」劉隊長很很地把煙屑丟出門外。兩個女隊員不期然地參加他們的談話，其中一個是季平極力追求的姚雪琴。其餘的同志們仍然在外邊笑鬧着。

「可不是嗎？在工作上使我們增加困難，生活不能愉快，這簡直是剝削我們的自由。」季平看到姚雪琴向着他微笑，語氣更加激昂；他不知道自己所講的話是那般淺薄，而洋洋自得。然而姚雪琴的淺笑裏，却含蓄着蔑視的神情。

李雄低着頭冷笑一聲，開始踱着方步。

「也許陝北才是中國青年的自由園地。」劉隊長又燃上一根紙煙，望着季平。

「那不見得吧！」姚雪琴仍然含着輕蔑的淺笑。

「這當然囉！他們是主張民主，爭取自由，是無產階級的青年先鋒；在紅星旗下自然是愉快的。」

李雄停住足步，狠狠地釘住劉隊長。

對！他們才是『進步』的，『反妥協』的；那裏才有『真正的民主』。季平插着說。

「季平的思想是多麼『前進』！」姚雪琴諷刺他，而他却是毫不覺察的又繼續說着：

「可不是嗎？他們和漢奸，托匪，頑固份子鬥爭的精神多麼可欽佩！」仍然是那般得意忘形。

姚雪琴和個子矮矮的其餘一位女同志吃吃地笑着，劉隊長狠狠地掃她們兩眼。李雄的憤怒幾是壓抑不住，牙關咬得緊緊的，雙頰的皮肉痙攣地抽動着。

「其實季平你什麼都不懂，滿口的新名詞到是那麼多！」

「我承認季平的思想是『最前進』的。」劉隊長又把煙屑狠狠的彈出門外，故意裝着一付正經的樣子。

「什麼是思想前進，這不過是不滿現實，不安份的表示而已。」李雄嘆息着。

「難道現實的環境能使我們滿意嗎？思想言論要受牽制，一切的措施都不是爲了勞苦大眾和無產階級……」

「這是你帶着有色的眼鏡來看現實的環境，假如不違背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，不違反三民主義，什麼地方不自由呢？政府的一切措施那一點不是爲了民衆，所謂『真正民主』在共產黨也不過是陰謀剝奪政權的工具而已。」

「總之，現在還不是『真正民主』」平插了一句；那一對淫邪的眼睛，不住地瞧着姚雪琴。

「什麼叫做『真正民主』？難道是共產黨爭得政權，毛澤東嘴裏的『無產階級』專政才是『真正民主』嗎？」

「也許是的！」劉隊長又燃上一支煙。

「專政怎麼可說是民主？假造民意和漢奸偽組織有什麼兩樣！」

兩個女人的聲音吃吃地笑着，劉隊長的脸孔有些緋紅。

「這是你的偏見，曲解。」

「事實排在眼前，現在陝北在紅星旗下之所謂『邊區』，同樣割裂國家行政統一，那真叫人想起日本太陽旗下的淪陷區域！」

「李雄你的思想太頑固了。」季平又淺薄地插了一句話。

「然而你除了熱誠，却是什麼都幼稚的。」

季平的脸孔一陣緋紅，他只覺得自己太年輕。

劉隊長又狂吸一口煙，說道：「李隊附你的思想是和我各走極端的。我始終相信『陝北邊區』是民族抗日的根據，是『最民主』『最進步』的區域。」

「那是軍閥所割據的私人地盤。」

「祖國要求得獨立解放，一定要使全國各地都像『邊區』那樣進步。」

「假如中國人沒有瞎眼睛，這許多事實總是瞞不住他們的。」

「難道共產黨『進步』的地方就完全抹煞了嗎？例如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口號的提出，不是他們的功勞嗎？」劉隊長不服氣。

「那麼抗戰能夠支持到三年，應該歸功於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的成功了。」姚雪琴帶諷刺地忽然插上一句。那時嫵媚的眼睛無意地向季平掃了一眼，季平却忘了自己似的對她呆視着。

「可以說是的。」

「『統一戰線』這個口號的提出，最大目的還是爲了展開『無產階級』革命，想以『無產階級來奪取政權。很顯然的，他們的企圖是暗中擴大蘇維埃運動，鞏固自己軍隊的基礎。他們認爲國民黨所領導的全民抗戰，是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』，國民黨是『資產階級的政黨』，因此他們又提出要組織『國防政府』要有『真正的民主政治』要有『革命的抗日聯軍』。甚至想顛覆國民政府，反對國民黨。就不難了解『統一戰線』口號的陰謀和企圖了。這

和民族革命有什麼關係呢？假如有關係，那就是破壞了國家民族的統一性，完整性，獨立性，自尊和民性。」

劉隊長只是默默地狂吸着煙捲兒，低下頭不發一言；李雄背着手迂緩的移動着足步，全場的空氣頓時沉寂下來。

他倆這場爭論使季平墮在五里霧中，事實上他不能完全了解他們所發表的理論；李際附的幾段話他想不出反對的理由，而又當他深信劉隊長的見解時，却又被李隊附每段的反駁所征服，因此他始終是無所措從。可是那許多新鮮的名辭却迷住他了。

「你倆的爭論簡直是最激烈的『摩擦』。」他說着。

「我不懂什麼是『摩擦』，也根本就沒有『摩擦』的成份存在。只要有正義感的中國人，和我的感覺却是一樣。」李淮踱着方步，悻悻地說。

「得啦！咱們別再談這個問題了。」姚雪琴又轉一口氣說着；「隊長，咱們下午繼續排戲吧！」

「雪琴的提議我最贊成，咱們的工作第一！」只要姚雪琴講一句話，季平就得意忘形。他叫着雪琴兩個字，覺得極其甜蜜似的，說完話他隨即到隔壁房裏找劇本去。

姚雪琴抿着嘴兒笑，站在她身旁那位矮個子的女同志俏皮地拉着細長的腔調說着：

「快呀！姚同志等着你對話哩！」

她倆又吃吃地笑着。

「排什麼戲，咱們乾脆就把劇團解散得啦！」劉隊長扳着臉孔，把兩手交叉插在脅下，悻悻地說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姚雪琴向他瞪着眼兒。

「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我的精神極感痛苦。」

「工作也許有些困難，然而不能因爲困難而終止我們的任務。」李雄又恢復平時那種真誠爽直的態度。

季平剛把劇本找到，看到這種「突變」的情形，感到愕然。

「當着每一個同志還是滿腔熱誠的時候，毋論什麼困難也可以克服的。」李雄又接着說。
「我絕不能在這種環境中繼續支持下去。」

季平又泛着滿肚子囉嗦；他只是不滿現實，而不明白現實那些地方使他不滿。

「這種環境我也幹不下去，我不相信除了這兒，就沒有痛快的工作做。」
「季平你到底不满意一些什麼」。

「這不很顯然嗎？把我們這批熱誠的青年摔在破廟裏不管，工作上不給我們方便，不給我們適當的機會，這簡……」

「這簡直是殘害青年是不……我準知道你是這麼說。」李雄急忙接着說。
兩位女同志又吃吃地笑。

「我只知道工作第一，精神第一。只要感到痛快，什麼苦頭我們却受得了的。」

「季平你是一個年輕熱誠的工作同志；可是你未免太不滿現實了。」李雄安慰着他。

「正因為他太熱誠。所以在這種污濁的環境中。純真總是要吃虧的」劉隊長斜着眼兒看李

雄，又看看季平。季平只是低着頭無意識地翻看劇本。

「然而我們轟轟烈烈地幹了一年多，倒也沒有吃過什麼虧苦呀！也許你已經厭惡目前的工作，所以才有這種感覺。」

「也許是的吧！我早想離開這個團體，離開這裏了。」

「劉隊長我願跟着你走！這裏的確不是我們久留的地方。」季平插着說。

「上那兒去呢？」姚雪琴帶着幾分溫情反問他。

「……」柔馨的溫情却使他發生動搖，他說不出所以然來。

「除了這不自由的環境，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。」劉隊長代他回答，隨即倖倖走出門外。

季平眷戀地望着姚雪琴，也跟着走出去。

李雄望着他倆底身影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又開始踱着方步。

「季平太幼稚了。」矮個子的女隊員帶着惋惜的語氣說着。

「像這樣的中國青年還多着哩！我真擔心他會走上岐途。」李雄又嘆了一口氣。

「這全是劉隊長誘惑他，欺騙他。他只是一個純真熱誠的青年。」姚雪琴感到很不滿地又繼續說着：「聽說劉隊長，已經加入共產黨了。這一次他們會上陝北去吧！」

「讓他去吧！我們的團體還是照樣支持下去。」

鑿洞依然是那般黝黑，陰溼，季平抱住硬梆梆的破棉絮，悽然地慟哭着。往事像一幅幻景，在心底呈顯着，李雄的話，他在記憶裏未曾一刻模糊過。如今他才了解自己除了熱誠和年輕以外，什麼都是幼稚的。

一幅幻景又繼續呈現着……

「我們明天就動身吧！還有幾個同伴。」劉隊長坐在海濱的崖石上，狂吸着香煙。

「在陝北我們就可以絕對自由了，毛澤東同志對待所有的同志太好了。丁玲也和大家在